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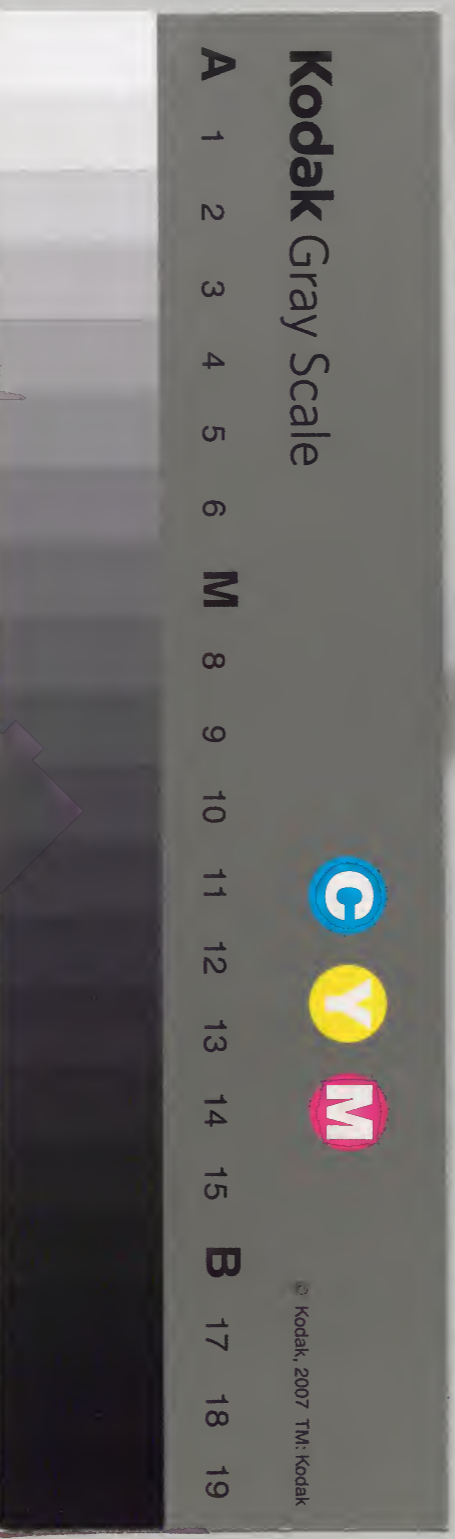
津逮秘書

酉陽雜俎
續酉陽雜俎

第九集

內閣文庫			
三七一函	一七八冊	三一六〇號	漢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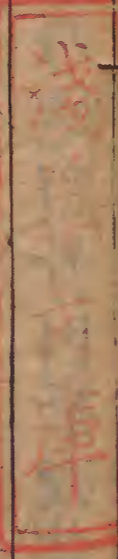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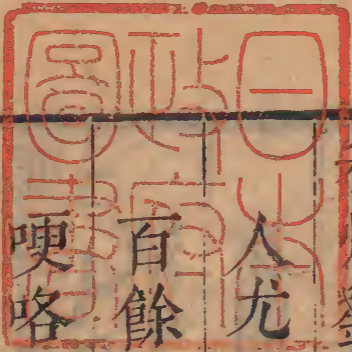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102)	
函號	371	2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諾臯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
 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
 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筋初食鱠數疊忽似
 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
 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
 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
 刻長及人遂粹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



百陽雜錄 一
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
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
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
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
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
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
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窺酒有物跳出
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

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
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
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
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槎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
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
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
內一日送客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

百陽雜錄 二
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
蟲蠕蠕如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
氣如香煙徑出簷外眾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
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
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
就井取水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
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
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
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
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
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
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
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
出還寢牀上入孟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
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
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

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橫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

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

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諸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

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辭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

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又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簪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簪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簪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斂形乃火上沃醢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簪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簪亦隨出簪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簪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情狀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
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
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
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
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遽白衆
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
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
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
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
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

水經注
言此狗

架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
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
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餘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
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之半如界焉因詣
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豨一曰永嘉郡記作山

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

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

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

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魃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

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

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曰都左腋下

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

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

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

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

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

窠表可為履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觸髅

拜北斗觸髅不墜則化為人矣

劉元鼎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場狐暴劉遣吏

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

百陽雜錄 八
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
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
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
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
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
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
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
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
得一草莖拆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
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息勁走奪之見人
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下當打
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
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
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
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

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鑿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

天

一曰如存天狀

狀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

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

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魁敢凌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

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鍤他答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鍤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恠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眾僧驚散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礮石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



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
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
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
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
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闕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
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
偶得林檎一帶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
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

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
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
謝之鈕氏復手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災
祥密令奴持鑊闕擊之正當其腦驢然反中門
扇鈕大怒詬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可奈何
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
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于荒冢上及下跌傷
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

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第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擘語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迴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

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
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
草木禽魚未列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
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培土培丘陵之學
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
不識彭蜺劉縉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

略乎 總敘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

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

龍蛟龍生鯤鯁鯥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

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鮎玄鮎生靈龜靈龜生庶

龜 日馮生玄陽闕玄陽闕生鱗胎鱗胎生幹

木幹木生庶木 招搖生程君一曰程君生玄

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

生庶草 海間生屈龍屈尾一曰龍生容華容華

生葉葉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齧吞

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

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

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

不食者蜉蝣一曰屬卻行地屬紆行蜻蚘屬

往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蝟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編與鱉魚車螯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

提袂 麒麟牡鳴曰逝一曰遊 聖牝鳴曰歸和春

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為守神 虎

五指為貙 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為蛟龍引飛

去水 魚二千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 桃支竹以四

寸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木蘭去

皮不死 荆木心方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

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 江南一曰來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

千四百種 鴟楚鳩所生驟不滋乳 蔡中郎以反舌

為蝦蟇淮南子以蛩為蟻蠓詩義以蝨為螻蛄

高誘以乾鵲為蟋蟀 兔吐子 鷓鴣吐雛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蟇無腸 龜

一曰龜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未孕

者為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

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鶴

影抱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椰子

為越王頭壺樓為杜宇項 鷓鴣鳴曰向南不

北逝閭鳴玄壺盧繫項 一曰 豆以二七為族粟

累十二為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為瑞 有實曰果又在木曰

果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齊葶蘆薜莫為三

葉孟夏煞之 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

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無故叢

枝盡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終歲無鳥有寇郡中忽無鳥者曰鳥亾

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

謀 見蛇交三年死蛇冬見寢室主兵急 人

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 屋柱木無故生芝

者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其形如人面

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蚕耗 德

及幽隱則比目魚至 一曰 妾勝有制則白燕來

巢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

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嘗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

十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弃語曰買魚得鱖不如食茹寧去累世宅不去鯿魚額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瀾螭雖不足豪亦足以高 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草木暉暉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一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鸛江淮謂群鸛旋飛爲鸛井鸛亦好旋飛必有風兩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 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群烏飛入田李納緒境內街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餘里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俗

候鳥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壤一十五處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螫於

水一月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

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班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

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噤不食似持一曰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

鳥下瞋眨上獨此鳥兩瞋俱動如人目 玄宗
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
瞋目叱吒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
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
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
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
之

雉鵠舊言可使取火効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
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
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
一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鑲
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
上髀下自然有銅鑲貫之
鵝鵲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
飛下養之



鷓鴣

即鷓鴣字

相傳鷓鴣生三子一為鷓鴣肅宗張皇后專權

每進酒常寘鷓鴣腦酒鷓鴣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

頭鳥群飛食之 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蚩蚘

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開元中具州

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

蟲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群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

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寸

狀類蝙蝠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鷓鴣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頰

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

下山玉函忽化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

藥函常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鳩鴿羽色

一曰多毛

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

彪炳形色類綬因各為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

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

鳥

鸛鷯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鷓鴣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

酒杯也

菘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鸛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

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

帝名老鸛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

鷄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

所在其形似鵠鵠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

色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

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

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

露曬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

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

白澤圖謂之蒼鷄帝警書謂之逆鷄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鷄糜鷄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

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背明鳥吳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苛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鳥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鷓鴣狀如鷲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

涼州

鷓鴣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鷓鴣鳥形類鳥背赤如丹一名赤背鳥亦曰阿鷓鴣鳥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瘡唯鷓鴣毛

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一西

域有黑師子捧師子集賢按理張希復言舊

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
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
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
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
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
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
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
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
之有群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
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
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胃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
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
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
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卽愈鄭爲拔
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屍
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
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媚

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諳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

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質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

根飼馬馬肥安比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

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鳧鳥頭龍翅虎口 豬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

三事落駒 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 馬四足黑目下橫

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

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燈亦曰雞舌綠秩方言以地黃甘草噉五十歲牛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

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飭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目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太原縣北有銀牛

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 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趨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臯嘗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棊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伽一曰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脰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

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
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
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
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
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群狼遂竟
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
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即狽也

狽澤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
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狽獠徼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狽獠好
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獠其頭身四支了無毛
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
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
骨碎乃死

黃罽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

矢為希

蠅似黃狗圍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

一云處

則以

草塞其尻

猥獮蜀西南高山土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猥獮

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

中姓楊者往往攫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

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

髮可為髮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以物宋

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炙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

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

驢 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

廣動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
散落海中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
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焚僧菩提勝說
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
刀槩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
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鱓公
賣者杖六十言鯉為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

從一曰

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

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
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
昔秦皇東遊弃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筭袋
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石遇風則蚪前一鬚下

石鮎魚凡諸魚欲產鮎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
魚之生母

鰮魚章安縣出出入鰮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
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為
河伯健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
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

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
多隔蜂窠大入壺常群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
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
須臾有鳥大如鷲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
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
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
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
汗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鬻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
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
乘風遊行今鬻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
瑚俗呼爲鬻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
重鬻子醬鬻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
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卽凌雲空息
卽歸潭底

溫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為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鯀魚濟南郡東北有鯀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屠人皆為鯀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鴛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瘕二曰瘕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輪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檀蜜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蝥蟬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解奔解一名灑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煞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鬪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

候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灸之如牛頭眩項

數丸形似螾蜍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
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蝓蟻所化秀才韋翹

日一

翻庄在社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

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一視之
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爾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
鬱栖中壞綠裙幅旋化為蝶工部員外郎張周

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為馬蟻次有色竊赤
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
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
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
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
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
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
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

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

及小魚虫 一曰入穴輒壞垤室穴蓋防其逸也自

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文文 一曰

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三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

入夏悉化為蜘蛛

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 大者

能以氣 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膏肉自消

蠨螋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

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

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 深知蚘

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

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

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 爾雅

謂之王蚨蜴鬼谷子謂之蚨母秦中兒童戲曰

顛當顛當牢守門蠨螋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

所擾觸睫隱字歐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
翼甚似蝟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
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
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
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白魚
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蛭蟻草中有蛭蟻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

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生
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
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
取溫令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背如釘漁子出
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冷虵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百練束之
至暑月常胛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虵二
條賜之虵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

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
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
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
如麻子蜂膠土為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
白可愛家第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鐘手足南史
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
下幃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茵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
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耳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
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
常蜜

水蛆南中水磯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
為蛭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水食船數十日船壞
蟲甚微細抱捨水蟲也形如蝓蛻稍大腹下有

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日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
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閭落云見者多
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成式再從
兄鄩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傳之後脚聶之內之尻
中

蠖蝓形如蟬其子如蝦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
就之剪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
馬足食之兆

謝豹號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
常獲坑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
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
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吟
嘯終南有之 一本云滄州俗呼爲搔前太原

有大而黑者聲唧唧碎車別俗呼為沒鹽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罐背上有黑
黃欄稍觸則斷嘗趨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
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

蠱

雷蜺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
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
至利銅尾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腫

毒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
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腊反解

毒藥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
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
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
見一蝎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

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
江南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
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蝎常爲蝎
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蝎所
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蠱

蟲舊說蟲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蟲惡水銀人有
病蟲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
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蟲有草生山足濕處葉
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蟲建草

能去蟣蟲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小亦治蟲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
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
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
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
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
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滌蝶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滌

竹竹花曰獲覆一死曰箴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

枯死

箇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蘭一曰隔狀如濕麩

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籜後蟲

齧處成赤跡似綉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

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縱橫相

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為矛筍未成時堪為弩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

已痢也

異木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

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

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子工也乃別

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都官陳修古
負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
天尊形像存焉

異樹婁約居常山据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
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又芬芳鬱茂有一鳥
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贍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群忽
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群羊異

一曰長

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

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
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羊人切一將還爲鬼
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
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
石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
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
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
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

禁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
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
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
自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鬪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
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

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

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

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
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

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

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
瞻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
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
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
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
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
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

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
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
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
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赤白檀出涼州大者爲炭復一曰傷入以灰汁可
以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
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木五香根梅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

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

爲枕不裂

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

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

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

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

道之固以流味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

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

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

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

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

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

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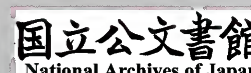
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楨即鍾藤也葉大晉安人以為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

因王太僕所獻

蠡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



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

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

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梨娑力义二

曰阿濕曷咄娑一曰娑力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

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娑一曰

娑力义漢翻爲樹昔中天無憂王剪伐之令事

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

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至

一曰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溉以甘

蔗汁欲其焦爛後摩竭阇國滿曹王無憂之曾

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故舊更增石

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

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

種一者多羅娑一曰娑力义貝多二者多梨娑一曰

娑力义貝多三者部娑一曰娑力义多羅梨一曰多梨

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

語漢翻爲葉貝多娑一曰娑力义者漢言葉樹也

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

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
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
生跋屨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
可噉

紫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
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
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
卽出紫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
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隨言蟻運
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銚
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卽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
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
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
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鬱所說
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
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部鞞樹長

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飴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濶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柝檣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群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墩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齊盧音湯反今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

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幕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朶如蒲菊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菓撥出摩伽陀國呼爲菓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訶喇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或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齋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預勃梨喇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簷默拂林呼爲阿

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椽而短
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
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
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縵長一丈許皮青白
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
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
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
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柰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
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
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
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
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
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
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

花壓以為油甚香滑

阿驛波斯國呼為阿駟拂林呼為底珍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裨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裨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酉陽雜俎卷第十八

酉陽雜俎卷第十九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續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為節以莖為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鑿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

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日實如桃五

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為鳳乘升太極白

符芝大雪而華五德芝如車馬菌芝如樓

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

羅門山食一日石芝得地仙

蓮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滷能浮之鴈食之糞

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椽子落水為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

苣初於塼上色如鹽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

太和初改葬碁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臥塼

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藝

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雷

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

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

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

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

惡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邪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箕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縫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石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脚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郢

城菱三角而無傷

刺一日

可以節

接一日

莎

菱一

名水栗一名薜苳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

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菱玄都有菱

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晁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藿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愷宋元嘉中射一

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愷怪而拔草

復倒如此三度愷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

呼為劉愷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

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

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

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

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

時明公有裴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

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

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

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
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
矣韓愈侍郎有疎從子侄自江淮來年甚少
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
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
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
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
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
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
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
其根寬容人座唯賫紫鑿輕粉朱紅旦暮治其
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技遲一月時冬
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
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
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
丹一窠元和時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
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

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
 合歡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
 種之一名無義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
 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
 搖一名離母言若土人所食者合呼為赤箭
 蜀葵可以緝為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
 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
 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蒂偶問工部員外郎
 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
 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
 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壠秋菰正滿坡紫茄
 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
 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
 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
 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
 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瘰欲其子繁待其花時



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
 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灸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
 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院中有其
 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
 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
 紫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
 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綠垂

裙如鵝鞞一曰

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

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枿臺每念經門生
 以為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
 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枿木去地四尺餘有節
 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
 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
 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鑠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
 末生秋末落落時佛行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
 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
 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



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

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

柄幹通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

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

面同一曰可五六寸圍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

不相着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

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

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

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寘諸門上夜有人

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蒂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

色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

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縈聚之如雞卵投水

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日夜明苔

異蒿田在實布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

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鷓鴣巢在顛

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

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

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老鴟瓜籬葉如牛蒡而美子熟時色黑狀如瓜籬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為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支子稍大不成朶

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

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

中有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



連錢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尤心草

盆甌草卽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甌其中
有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

中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蒼蓬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

蒔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落迴

一曰博落迴

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

中空吹作聲如勃邏迴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

葉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蟬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

有瓢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一

年進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禪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

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皆

向北有大樹雞如栝捲呼為胡孫眼

廬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栗秦人呼

為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

時荊州椽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

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

兩一曰葉狀如

駢蓋子如玄珠可以飾珮也 靈帝時有夜舒

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

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鳥翅俗呼為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

之墮走獸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

沒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

虹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

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

眾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塘

一曰金糖

之東有菜名芸薹

類有三種紫色為上蔬味辛黃色為中蔬味甘

青者為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

長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

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

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羲和

之馭以手掩鳥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東方

朔言為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別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因乘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劔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劔橫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靡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九

酉陽雜俎卷第二十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為次時八月下旬為下時塞外鷹畢至矣鷹網目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蝨蟲好食網以蘗防之有網竿都杙吳公磔竿二一為鶉竿一為鵠竿鵠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鷄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鷲鳥雛生而有惠出殼之後即於窠外放巢大
 鷲恐其墜墮及為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
 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
 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為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
 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
 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
 茅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葦鷹呼葦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
 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
 旦過頂至伏鷄則止從頸下過颺毛至尾則止
 尾根下毛名颺毛其背毛并兩翅大翎覆翮及
 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
 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鷓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鷓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鷓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鷺擊等一變爲鴿二變爲鶉轉鶉三變爲正鶉
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爲正鶉

白鴿背爪白者從一變爲鶉至累變其白色一定
更不改易若背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
微有黃色者一變爲鶉則兩翅封上及兩脰之
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
光所送白鴿合身如雪色眇臆前微微有縱白
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纁背本之色微帶青白向

末漸烏其爪亦同於背蠟脛並作黃白
上品黃麻色一變爲鶉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
縱斑漸濶而短鶉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
青色臆前從理轉就短細漸加膝上鮮白此爲
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鶉此爲下品

又有羅烏鴿羅麻鴿鴿一曰鶉

白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爲鶉乃至累變其白色
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
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

為灰色臆前縱理變為橫理變色微漠若無脰
 間仍白至於鵝轉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
 白其觜爪極黑體上黃鵲斑色微深者一變為
 青白鵝鵝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
 漸為鶉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

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為淺

烏之色

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

蠟脛並黃當時號為金

脚

又高帝

一曰高齊

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又獻白兔鷹

一聯頭及頂遙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

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

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為緣翅毛亦以白為地

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為地微微有繻赤從理眼

黃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

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為紫理白

鵝鵝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滅

成白其背爪極黑者一變為青白鵠鵠轉之後
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為鵠其色帶黑鵠轉已後乃至累變橫
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為青鵠而微帶灰色鵠轉之後乃至累
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鵠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鵠色如鶯鵠轉之後
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鶯鵠而色微

深大況鵠爛堆黃變色同也

青班一變為青父鵠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
細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班上有黑色一變為青白鵠
雜帶黑色鵠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

漸漸微白

赤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鵠其色多黑鵠
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褐世
人仍名為黑鵠

青班唐謂班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鶉其色帶青黑
鶉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
暗黯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
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旣同兔
鷹更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從理潤者世名爲
鶉班至後變爲鶉鶉之時其臆從理變作橫理
然猶闊大若臆前從理本細者後變爲鶉鶉之
時臆前橫理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鳥而快一名沙
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荆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
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虛丘中山白嶠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班短脰鷹內之
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
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班三斤已上四斤
已下便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椹樹上向范陽中
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
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
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

龍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一曰章武

合口光州一曰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

土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

快者章武飛 白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

河陽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丘

中山范陽章武飛 青班大者四斤生代北及

代川白楊樹上細班者快向靈丘山范陽飛

鵝鷹荏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養雛尤快

若目多眇蛻不淨者已養雛矣不任用多死又

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

候口內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

捲打格隻立理面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凡鷲鳥飛尤忌錯喉病入义十無一活汙在咽喉

骨前皮裏缺盆骨內膝之下

吸筒以銀鍊爲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

准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豈汁與白

相和者死

凡網損 擺傷 兔蹋傷 鶴兵爪皆爲病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

柯古多奇編秘籍博學強記故其撰多非

耳目所及也嘗于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周

尺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室則召奎書二字

報十二時其博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

梓其全集與温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

為嚆矢云湖南毛晉識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終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古虞毛 晉子晉訂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奄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奄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奄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

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
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縲之不供穀唯一莖植
焉其穗長尺餘旁龜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
旁龜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
旁龜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
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
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
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
罅旁龜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

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
欺蠶穀事仍謂旁龜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
得金錐也旁龜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
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
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
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
爲我築糠塘一作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
請築糠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
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

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

一作湍

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

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存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

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闔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

嘗得一鱗二寸餘頰鬚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
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
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
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
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
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
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斤殺之魚已
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
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

被髮籠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
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
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
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
翠紡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
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
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
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
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禱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

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
 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
 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箠吹激眼
 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
 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觀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
 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廡潛身草積
 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
 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
 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
 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

鬼鬚髻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

一作熒熒

可惡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
 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踞
 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
 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

一作上一元

中蜀郡有僧志功

一作志誓

言住寶相寺持

西陽雜俎 六
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
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
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
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
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鷓立於衢
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
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
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

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
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
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鷓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
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
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
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
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
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
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

牟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益人間三日也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画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為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
 州舉其先同塋一作兄柩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
 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為穴
 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
 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
 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
 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虜體仆幾死骨肉奴婢
 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噉嚙不安因
 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
 換及賊積一作劉積阻兵誼為其魁軍破梟首其家
 無少長悉投井中死鹽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
 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
 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欵一作欵樹須臾大
 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
 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
 可盛其下漸潤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
 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

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賊殫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殫乃留之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滄水中流見二吏賫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

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
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麓
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歛有二人長纜三
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
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
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梓曳批
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
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
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縵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
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
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
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
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
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
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怱怱就剪誤傷
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
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
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
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
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
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
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
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
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
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

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
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
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
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
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
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
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
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
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

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
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
婁槌植索塗見稱於楊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一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二

支諾臯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内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
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
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
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
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
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内有紫牡丹成樹發花

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

一作川

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勅勒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獲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歛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

其妻妻亦卒迺募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

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

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猶愛之乃戲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麓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貲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

百陽雜記 三 漢古
嚙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
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
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
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
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
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
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
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

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鬪牛脫其一角
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
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
冰卽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
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
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
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



視之其口結以生縷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號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天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

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髮髯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卽愈

相傳人將死蟲離身或云取病者蟲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蟲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米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
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
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
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
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
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
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
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
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
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
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
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暉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
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
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暉
在其中陸欲就之暉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暉

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憚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給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

被遣還墮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鍼染藍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

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
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
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敕劔召之後設血
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
匿劔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
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
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
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
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

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
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籥
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
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
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
如漚大如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
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
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

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幕巾網獲一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二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卽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

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春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篋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麓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

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
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暈血不
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
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
厨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
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
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
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

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鑽求
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
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
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
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
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
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
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久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

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麋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弟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襖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

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元和中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甕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携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群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卽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卽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

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幘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

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郾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遁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

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
 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
 衫碧裙搔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
 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
 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
 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携一婢取
 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
 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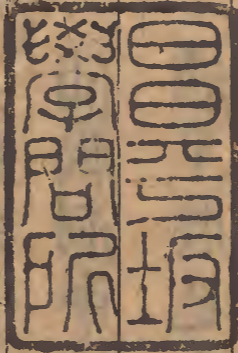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
 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
 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
 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
 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
 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
 花子

酉陽雜俎

十六

汲古閣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二終

